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
第四十二回 身歷香叢新修豔史 夢游蕊闕重訂花神

卻說芷泉坐在首席，身子向著外面，見遠遠地花枝招展，穿曲徑、度迴廊，分風劈柳，慢步金蓮，來了幾位校書。及至臨近樓前，方才看得真切，卻是三位校書帶著四個大姐、娘姨，一逕走上臺階。芷泉盡皆認識，知是王蓮舫、王佩蘭、王雲卿等三位。眾人都瞧見，待他們走至席間叫應。芸帆雖然識面，卻不知他們籍貫、年紀，照例問了幾句，報告於祥甫，就取出一本小帳簿，一枝鉛筆，一一寫了，交與芷泉定評。芷泉即與主人等略略商酌，方將兩個畫了三圈，一個畫了雙圈，命他們不必侑酒，隨意散坐。

不一時，李巧玲、陸昭容、胡寶玉、胡秀林、張善貞、顧蘭蓀、吳新卿、呂翠蘭、李湘蘭、張秀寶等陸續而至，忙得芸帆、祥甫、芷泉以及眾客，或問、或寫、或畫圈，連酒菜都沒工夫吃了。記載未畢，又來了陸月舫、馬雙珠、胡月娥、吳慧珍、嚴月琴、胡桂芳、金紅玉、左紅玉、周素秋、范彩霞、金寶玉、顧阿南、姚倩卿、姚婉卿一□四位校書。鶯聲燕語，熱鬧異常。幸得芷泉等皆有定識，不至目迷五色，孰者優，孰者劣，各得其當，一秉至公，無顛倒錯亂之弊。

閒文少講。既而李巧仙、王雪香、吳新寶、孫靄青、陳菊卿、李琴書、陳筱寶、張書玉、林黛玉（即今所稱之金剛，非初集胡寶玉原名也），與一班名兒稍次的北里姊妹先後都到，復來了二□四位，連前並計，一共五□有一人。盡將姓名、籍貫、年歲開載於冊，或圈或不圈，入選不入選，待編定後始行宣佈，暫且慢表。

仍說芷泉、芸帆、祥甫等□人直忙到三下多鐘，方始停當。吃了一陣酒菜，見先來的各校書，或遊園，或歸家，早已紛紛散去。即後來的幾□個，也因芷泉吩咐不必侑觴，所以略坐了坐，敷衍了片刻，就向席上回頭了一聲，盡行走出大觀樓去了。蓋芷泉之意，今日訂此豔史，重色而不重藝，故無須他們侑酒，不然，怎麼好免其唱曲呢？況人數太多，若要一一聽他們獻藝，不但太煩，而且半日之間，斷斷乎來不及的，倒不如除去此層，待後日另定藝譜的為是。

話休煩絮。單表各妓之中，尚少九人未到，芷泉將傳單底本看了一看，原來是張蘊玉（即李三三）、吳蕙香等九位，料想這個時候不來，必定不來的了。好在六□人中，原意只取三□六名，今已來了五□一名，幾幾圈出者，已足此數，何必再等他九個呢？故眾人吃過了飯，即將殘肴撤去，主人命園丁送進香茗，仍放在圓臺之上，眾人團團坐著，方將那本簿子攤出來，公共閱看，把三圈的、兩圈的、一圈的，芷泉托祥甫重新錄出，點了一點，卻巧三□六名，一個也不缺。惟三圈卻有□三名，兩圈只有□名，一圈亦□三名，照此分選，未免參差不勻，故又大家商酌了一回，始議定上選、中選、次選各□二名。雖一名三圈的稍覺屈抑，一名一圈的略為僥倖，也只得如此了。商妥之後，芷泉又托祥甫、芸帆代擬中選、次選各評語，上選□二名的詩句，均歸自己擔任，准後天編定。傍晚仍至此間，交與主人觀看，然後發手民排印，次日遣人分送入選各校書，及在座各友，每人一張，其餘隨報分送，以揚眾妓芳名，使普天下皆知此風流盛舉，月旦公評，與尋常花榜更勝一籌，諒各位必以為然的。

主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後天晚上，小弟仍備薄酌，一來酬芷翁與祥兄、芸帆之勞，二來奉請各位賞鑒這《花叢豔史》，且借此續今日未盡之酒興，但不知各位都有空閒嗎？」芷泉等眾人齊答道：「怎麼又要主人破費？但主人有興，我們那有不來奉陪之理？即極不空閒，也要來的。」主人很是歡喜。

正在淪茗清談之際，忽來了一個娘姨，祥甫眼快，認得是張蘊玉身邊的老大，即問道：「你家先生怎麼不來？可有別的事情嗎？」老大先叫應了眾人，方答道：「倪先生本則要來格，皆為吃飯辰光得著一個信息，是石家（讀夾）裡差人來尋倪先生，格落先生勿能出來，勒篤商量格局事體，真真對勿住各位大小。」祥甫道：「原來為石家這件事，怪不道不能來了。」眾人聽說，除芷泉、芸帆外，都不曉得底細，一齊問祥甫這節事。祥甫略敘幾句，說：「蘊玉原名李三三，去年嫁與石姓的，今春因事重墜風塵，方改今名，此刻被姓石的打聽著了，特地差人來尋他，大約仍要他回去的意思呢。」老人在旁接嘴道：「大少格閒話一點才勿差，為仔俚再做生意，恐怕要坍自家格臺落呀。」眾人聽了，方始明白。老大講畢，又說了幾聲「對勿住」，就匆匆的去了，不提。

再說芷泉見園林中暮色蒼然，夕陽西下，眾鳥歸巢，不覺天將晚下來了，便拉了祥甫、芸帆，起身向主人作別道：「我們要失陪了，後天把豔史訂定，再來呈政，叨擾我兄的酒罷。」眾人也隨著要走，主人照舊歡送，被眾人推住，說你要送我們，我們後天不敢來了。主人方才從命，彼此拱手而別。

不說眾人出園各歸。單表芷泉拉了祥甫、芸帆同回寓所，命下人沽酒備菜，留他們住宿，以便連牀共話，評定豔史。待到來日，辦過館中正事，仍舊敘在一處，做詩的做詩，做評語的做評語，晚間一律告竣。互相觀看並無語病，方始匯在一紙，托芸帆端楷謄真，訂成一冊。已有一下多鐘，只得仍住在芷泉家裡，別無書說。

次日下午，三人從報館裡出來，取了豔史底稿，同至徐園，將近五下鐘了，各客先已來齊，大有先睹為快之意。一見芷泉等三人到了，與主人皆起身歡迎，芷泉等略略謙遜，進了鳳儀水閣，在後軒炕上坐下。主人便向芷泉取豔史底稿觀看，芷泉笑道：「且慢且慢，不要性急，少停飲酒時細細觀看，豈不更為有興嗎？」主人口中雖然答應，心裡卻甚躁急，連忙抽身向外，吩咐園丁擺席。

不一回，擺設整齊，天光尚未黑暗，但閣中燈火早已點齊，即請芷泉等眾人入席。芷泉道：「今日主人情急了，待我取出來，做了一個好事罷。」說畢，獨自哈哈大笑，在袖中取出那卷豔史來。約有□餘頁，因其中每人名下均留著幾行空白，以備別人題詠之故。書面上寫著「花叢豔史」四個隸書，甚是精雅。主人見了，先執壺各敬了一杯酒，然後伸手接過那本豔史，翻將出來，恐眾客爭先欲觀，故攤在桌上念道：

花叢豔史

上選校書□二名

陸月舫琴川人年二□四歲

詩曰：

秋水為神玉為骨，芙蓉如面柳如眉。

江州舊有青衫淚，垂暮逢卿莫恨遲。

王蓮舫姑蘇人年二□三歲

詩曰：

□分娥媚□分嬌，荳蔻春含頰暈潮。

記得女牛渡河夕，憑欄悵望鵲填橋。

吳慧珍姑蘇人年□九歲

詩曰：

雙成風調絳仙才，曾向瑤臺小謫來。

猶記盈盈年□五，淞濱爭說是花魁。

王佩蘭甬江人年□八歲

詩曰：

芳心一點渾無主，粉面雙渦倍有情。

尤物天生誰享受，愛他一笑獨傾城。

呂翠蘭姑蘇人年□七歲

詩曰：

枳棘鳳鸞豈願棲，樊籠鸚鵡漫相羈。
知卿非比章臺柳，莫怨東風好自持。

李巧玲姑蘇人年二□九歲

詩曰：

曾見垂髫度曲時，丹青難畫比嬌癡。
奈何欲嫁黃幡綽，生恐他年悵別離。

王雪香歇浦人年二□歲

詩曰：

陽春白雪疇能和，國色天香信足誇。
月旦評卿惟七字，明珠無價玉無瑕。

吳新卿「李人年□八歲

詩曰：

雙聲擬補合歡詞，空費相思□二時。
欲乞彩鸞新韻筆，曉妝替爾畫蛾眉。

顧蘭蓀姑蘇人年二□三歲

詩曰：

蘭蕙同心原綽約，蓀荃竟自體芬芳。
薛濤風度今猶在，翠袖慙慙捧玉觴。

胡寶玉原籍金陵人年二□三歲

詩曰：

劍氣能開海國春，居然豪俠獨超人。
驕奢態度溫柔骨，致使嗤為姹女身。

周素娥揚州人年□八歲

詩曰：

回眸一笑轉秋波，縱不相憐亦奈何。
聞說眉愁妝閣裡，憑溪閒看野鴛多。

姚婉卿琴川人年□九歲

詩曰：靈淑鐘來氣獨清，翻憐塵濁誤虛名；

梅魂冷淡蘭香媚，更有誰人尚婉卿。

中選校書□二名

陸昭容琴川人年三□歲

評：風流旖旎不減當年

李湘蘭通州人年二□一歲

評：性情靜婉有大家風

張秀寶姑蘇人年二□歲

評：皓齒明眸不假雕飾

李琴書姑蘇人年二□二歲

評：芳肌玉潤慧性珠圓

張善貞姑蘇人年□九歲

評：風華獨絕標格自持

姚倩卿琴川人年二□一歲

評：才高性傲明慧勝人

馬雙珠金陵人年二□三歲

評：容光煥發曲藝超群

金紅玉姑蘇人年□八歲

評：天真爛漫嬌態自然

王雲卿姑蘇人年二□一歲

評：麗質天生不事粉飾

吳新寶姑蘇人年□八歲

評：色藝並佳纖合度

范彩霞甬江人年□七歲

評：圓姿替月豔色羞花

張玉書姑蘇人年□六歲

評：涼肌玉映粉頰花妍

次選校書□二名

林黛玉姑蘇人年□七歲

評：爭妍取媚

胡桂芳歇浦人年二□四歲

評：善於修飾

陳筱寶揚州人年二□三歲

評：姿容豐美

李巧仙姑蘇人年二□二歲

評：淡雅宜人

左紅玉廣東人年二□六歲

評：妖冶動人

孫靄青無錫人年二□一歲

評：聲名矜貴

胡月娥姑蘇人年□八歲

評：獨具風流

陳菊卿姑蘇人年二□歲

評：人淡如菊

嚴月琴姑蘇人年二□三歲

評：酬酢頗工

金賽玉姑蘇人年二□一歲

評：體態輕盈

顧阿南甬江人年二□五歲

評：豪談善飲

胡秀林姑蘇人年□七歲

評：秀色可餐

主人念畢，又遞與眾人細看，眾人都說品評得當，至公無私。獨有張蔭明微微笑道：「現在這豔史上，以陸月舫居上選之首，雖賞拔非虛，然是我們平日的相好，難免人說無私有弊呢。」芷泉正色道：「不是這樣講的，我若因相好而抑之，翻是私弊了，不然，我從前訂定的□二花神，除現下已嫁之王逸卿、出家之沈月春、未來之李三三（原名蘊玉）、吳蕙香外，如陸昭容、金紅玉、范彩霞、吳新寶則入中選，左紅玉則入次選，可見我本無成心，但就眼前目睹，較短量長，別其次序，方是大公。倘或膠持成見，深恐前後矛盾，勢必後起之秀不能超越前人，還要重編這豔史做甚呢？」蔭明聽了這篇議論，很為佩服。

主人道：「我們看了芷翁的豔史，正是游夏莫贅一辭，不必多說了，大家快喝酒罷。」於是眾人暢飲起來，行了一個擊鼓僕花令，軒後擊鼓，席上傳花，消去了三四□斤酒，無一不盡醉方休。早已是月上花梢，鐘鳴□一，酒闌席散，賓主頹然。芷泉醉眼朦朧，斜倚雕欄，詩興頓湧，仰天大笑，□占一絕曰：

萬里橋邊夜月明，鴛鴦卅六訂新盟。

自誇宋豔班香筆，記取花叢眾美名。

朗吟畢，覺迎面吹來一陣涼風，冷人心脾，稍稍清醒，便喚祥甫、芸帆道：「我們回去罷，休要在此打擾主人了。」其時主人雖已醺然，心中卻還明白，見祥甫、芸帆等眾人均有我醉欲眠之狀，意欲留他們住在此間，怎奈園中並無牀衾，只得命園丁去喚九乘轎子，將眾人送歸的了。園丁唯唯。不一時，轎子均停在閣前，轎夫進來攙扶芷泉等九人上轎，芷泉口中猶向主人告別，主人也答了一句「恕不遠送」。轎子已上肩而行，一逕出園，分頭各送歸家，不必一一細表。

單說芷泉到寓之後，上牀便睡，模模糊糊，依稀尚在園中。忽見花叢裡來一垂髻侍女，手持一刺相招道：「蕊宮仙子邀君前往。」芷泉不覺隨之行，舉步飄然，走不數裡，即抵一處，殿宇巍峨，勢欲凌空，上豎一匾，曰「蕊珠宮」。侍女引芷泉入，由階升殿。殿上珠簾四垂，隱約聞環& 聲。侍女請芷泉少待，入內稟白。少選珠簾高卷，宣召芷泉進，見正中主者南面坐，旁立四侍女，知是蕊宮仙子，容光四射，不敢仰視，偷睛暗窺，仙子雲鬟霧鬢，皓齒明眸，真天人也。芷泉至此，不覺向上長揖，自稱己名。仙子即命賜坐於旁，並賜瓊漿一杯。芷泉立飲畢，仙子方宣道：「召君來，非為別事，因君新修《花叢豔史》，足使群芳生色，甚愜余懷。惟今春君訂之□二花神，雖係盛舉，而所取殊未盡善，故特遣侍女邀君，使知□二花神之名，傳播下方，君其代餘表彰之，始若輩得明蘭因絮果，不至終身墮落，難復仙班，是君莫大之功也。即如君訂花神中之胡寶玉，餘冊亦有其名，怎奈陷溺已深，今已削去，另補他人，以示炯戒。」說畢，即出一冊授與芷泉。芷泉細閱一過，牢記在心，便將此冊交還仙子，起身告退。仙子仍命侍女相送。芷泉方下殿階，被侍女在背後一推，跌下階來，一驚而醒。原來是南柯一夢，卻記得清清楚楚，即將那本花神冊寫了出來。正是：

未必太虛皆幻境，特留佳話在塵寰。

下文如：

黃芷泉備載花神記，胡寶玉擬作燕都游；

寓京城尋訪□三旦，張豔幟巧遇伍大人；

美伶人續舊獨追歡，眾王公聞名皆折節；

肆欲壑名優加白眼，返歌浦淫妓感青春；

收義女權作搖錢樹，宴眾客大開慶餘堂；

胡寶玉四□慶生辰，九尾狐三更驚惡夢。

以上許多情節均在後集收束，請看官們少安毋躁，略停一停，再行奉告。

要知□二花神姓名，與胡寶玉北上之事，待觀五集分解。